

南  
雷  
文  
定

南雷文定卷十

遼陽蘄治荆較訂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畱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

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外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

乙壬道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  
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  
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  
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  
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  
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壬有邊兵其應在乾  
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  
如其言司馬將其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  
之述學譏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  
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

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鞏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為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為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筭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

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  
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  
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  
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



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邈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

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  
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  
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  
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  
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  
卒之曰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  
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  
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  
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  
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叙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  
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  
之五月丁未王恭厥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  
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  
火災異叠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  
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  
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  
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  
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

時并律裴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悼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

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管○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  
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  
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  
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  
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  
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束○楚○功○績○闔○  
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  
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王○乘○此○一○德○搜○括○  
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  
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

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

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歛金畿輔創建書院

翼戴奸邪惡郭肇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克鋒狡

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

魁以稱亂明與若抗黃

先忠端公諱

請寄爲奸李若星之

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押搯鄉邦

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

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

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汗穢朝廷聞是

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



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旨○之○反○覆○辭○費○小○  
人○之○氣○未○嘗○不○阻○喪○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  
之○功○逆○奄○紂○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戶○罷○之○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譖○訟○之○呂○惠○卿○  
與○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趨○  
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  
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  
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  
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  
次○即○公○次○軌○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

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  
大者於晉江得禪老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  
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  
如歸其爲治詳石齋卧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  
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  
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  
人一女嫁諸生王世淵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  
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  
知其爲公之子也皇成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

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賢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崔山十三世孫祖朐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

化爲先民曾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  
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  
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珣兄弟感動流  
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  
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汨○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  
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  
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鉤距省簿書多所  
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  
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時分  
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

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  
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  
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  
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  
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每年九  
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巉  
嵯偏邪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  
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洲主  
盟壇坫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嘔強不甘  
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

稱焉百年以來潤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  
雷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  
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  
港直歛人毋汪姬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  
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  
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  
服之稱爲五峰船主五峰共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  
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  
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



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

宗憲

開府浙直

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

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

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

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

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鯨也我不得直彼

賜附隨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

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

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領

爲副復救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潛亦  
醫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  
島島倭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綬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其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奢草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頌與  
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  
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  
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  
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  
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  
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  
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  
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鉞  
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  
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  
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  
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  
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闕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  
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  
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和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  
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  
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  
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濑毛烈遂殺夏正  
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  
順之貞吉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寃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叅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  
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  
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

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  
之○隆○慶○壬○申○申○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  
坤

紀○剝○徐○海○本○未○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  
其○反○覆○儉○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  
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  
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勲○不○已○悖○乎○宗○  
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  
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會○

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豆○古○今○之○時○異○歟○其○後○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償○事○者○委○過○  
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卽沈除先注業  
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  
但會稽之篠蕩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  
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  
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  
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



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  
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  
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寬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  
故君之主人慮囚董君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  
嶇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愞副使怨毒  
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  
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  
于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毋余孺人老  
而瞽日君搏頽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  
君不煩群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

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驍

之驍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  
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  
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艷粉不能與  
晚學卑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  
病瞽席衽七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  
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  
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旨以爲堅強一學之士  
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魁所據人不敢  
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魁因歛迹徐氏多

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疑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瘐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教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以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

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解若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

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  
所寬。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  
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爲弘憲言  
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  
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  
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  
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  
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  
而爲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  
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遠走廟中爲之卽日  
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  
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  
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

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盡  
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  
爲○疊○石○平○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  
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  
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  
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  
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然後錯之石  
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  
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  
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

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  
岸迴沙遂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  
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林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  
事朱劭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  
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  
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  
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旣久土石  
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卧或  
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券大壘小礫皆默識於心及  
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



置某所自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  
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  
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  
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邨故斬之以扇礪几贊曰有  
竅闕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  
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礪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胎  
梅邨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  
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  
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而叙祥爲最著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獮得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日子之說能使人驩怡嗚噓矣又期月生曰子之

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楊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開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叅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  
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  
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  
失其資畧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  
亭既在軍中人其豪滑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  
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  
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  
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  
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  
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

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道柳言其叅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文章文與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者一枝留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嘗爲渠驗此詩識迎爲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卽潑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庵雅自珍惜然脫手卽便流傳矣未出京至宿遷粹遇兵譁是菴身幃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

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庵以翰墨潤色其  
間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皆以唱隨  
風雅聞於天下是庵爲之鼎足僉父擔板亦艷爲主  
臺佳話云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  
失而是庵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尙有三  
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  
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  
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  
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  
殘膏剩馥尙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

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  
傳同差不多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  
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  
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  
而是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  
尼。對。千。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  
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  
兩詩壽老母爲贊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  
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  
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笑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



毋之答也

下  
三  
之  
答

南雷文定卷十一

遼陽新治荆較訂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各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宗伯黃瑜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

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祀。祀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  
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  
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册立太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  
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侈其  
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  
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  
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  
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  
氏也。住在烏帶蓬去。有司以戚讎褻其閭。其時以爲  
疎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

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昔始知爲鶴山府君之  
子孫也。大父誤記爲烏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  
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答黃鬚叟。宋楊后之冒楊次  
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  
也。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  
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  
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  
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  
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  
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  
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卽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  
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者鄞人沈明臣以大  
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仗鋤爲石窓皆以意相卜  
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  
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  
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  
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  
魯○壁○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逕○響  
之○惑○則○有○間○矣○一○曰○石○窓○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  
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  
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窓  
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窓○者○凡○石○穴○多○在○平○地  
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窓○也○二○曰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  
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  
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竇越鳥  
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  
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  
庭金庭在剩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  
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  
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  
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  
汎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樞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崑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攢峯割日哀湫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衰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逝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踈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瓜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瓜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則足蒿指則鼻一謝當身卽同木

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別足  
蒿指剔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  
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  
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  
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  
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  
旣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  
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  
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  
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凄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况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

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  
沉骨之俗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  
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  
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  
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墳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  
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旣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  
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  
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  
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莖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柰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曰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曰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莖以口中可知不然謂之疋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

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已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  
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  
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  
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  
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  
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  
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  
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  
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園老梅殭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  
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處集狀餘姚州  
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回山於  
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第  
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  
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  
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  
幾年遶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  
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  
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申任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壙坂所重遭明時商隱  
薄江階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  
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獲髮皆明初宗匠而  
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  
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  
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  
自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  
此山者卽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  
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  
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絃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山  
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  
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  
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  
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  
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  
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  
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坦  
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就爲  
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伴

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倣自此雲  
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鍼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群小意思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恨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

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日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胆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獄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官府惟

知一逆奄以王安之值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  
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  
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  
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  
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  
詳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  
徵君鍾元慕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  
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  
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



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已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  
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  
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  
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  
之禍我謂且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  
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觀於前泫然絜歎相  
對庶幾可目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卽此一日之絜歎  
相對者天亦不欲目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  
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  
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  
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媪蕘兒亦知  
其爲先生訪余兄翁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  
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  
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  
之不借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  
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  
計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計  
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識。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剗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自竹橋剗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旣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  
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羗變姓於傭保之間幸  
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  
下兮醜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  
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魍魎之繁徒宦  
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  
板兮獸幻而爲山鄣余反首菱舍兮念門戶之榛蕪  
啓藝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  
寧寡篔乎蓬華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

之風逸遂信信詈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駿及彼兩京  
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  
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  
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蹯之熟兮  
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  
乃避地於  
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窄寧兮  
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群之  
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  
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  
幾其復爾儼佛像於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

土○之○耳○目○兮○祇○鬼○瑣○而○自○疑○鳧○雁○唼○呷○於○鴻○波○兮○島  
嶼○之○透○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窻○兮○星○宿○之○推○移○也○何  
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  
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靡○而○間○諸○凡○島○中  
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  
飛○霧○兼○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  
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  
乃○天○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  
人○以○書○船○兮○七○絲○華○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  
辨○其○真○贗○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

鳴○余○既○惡○其○侈○怵○今○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

甲乙帝殺青龍

不可東行

返○余○旃○而○西○行○兮○胡○爲○乎○

中○而○那○避○地○

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絕○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銜○于○

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黎○瑣○碎○於○

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

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鵲○

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

樵○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榼○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

錢○又○乘○颼○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

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



之○麋○下○兮○似○老○人○且○歎○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賦○  
颺○颺○而○屋○瓦○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  
淒○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  
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  
鹿○之○擔○揆○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  
之○鬯○達○兮○豈○等○級○於○醪○醕○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  
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筭○千○鏗○然○  
悲○屠○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  
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  
遲○暮○

陶有遇  
火詩

况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

剛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徨依齋之易卦兮聊避  
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  
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咎譽  
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  
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捷六枳蓬蒿  
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  
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  
發其藍水二蘭絕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簡  
之紛如兮。畱久涇之秘圈。鷄豕其間兮。不辭爲鄉  
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漚。蚍蜉直

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墜僕區之法亡兮桑梓  
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衆隅  
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車襁女孫之三孩兮  
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福井曰兮盈丈而共鷄  
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  
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園也羗獨不得際於斯時兮  
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  
邑之士人哀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亡東觀  
宋今曾中流而擊楫挽陸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  
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劫相

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異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  
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  
往而後復延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尙遑遑其何適亂  
曰探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鵠血兮結蓼花以爲佩美  
人復貽予以苦蘖兮彼莠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  
兮苟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  
無極天寥泬而如暮際亮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  
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  
恨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  
蘚所不辭招菟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  
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鵲哭旦蜀錦出濯霞光  
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于百家進曰  
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  
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况夫魁梧

長者而有終身于虱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  
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自治色欺人  
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  
壓莫訴霜餐誰憐雨切襟粉染于妻露酸心刃爲媚  
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冤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  
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  
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  
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  
之頓撼世方以爲盛又何殊于茲草之萎泥將敗女  
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

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蓬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  
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  
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  
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  
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竒然霜曉霧後往往遇  
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  
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  
言而賦之

已酉之冬觀海蓬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恠發作亦何人而不逢  
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  
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睥睨三里七里勾  
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鬃風鬣儼  
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  
以鬼巧綺窓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  
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  
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畫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  
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叅差門戶洞開嗟  
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贊制宏  
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  
變爲城郭中引長橋直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  
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薄宣驕其  
後幻爲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  
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  
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  
欄七重韞鞞華矚颯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  
螺瑣碎未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  
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席未掛，僧窓宴啟，忽焉叢鳥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游畧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邪廊百色妖露，竟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蝸像之所不能作，况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託也。

南雷文定附錄

一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艸底夫爲閤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齟齬之物難邀鑿白之詞因簡近時數通泐於篇端黃宗義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彌快不謂高明意

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  
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  
世必有陸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  
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篋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  
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叅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  
啣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  
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冲德必有隣法無孤起寥  
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  
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  
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

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亞  
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多口謗佛謗  
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  
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  
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  
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  
成就只是自家貨耳太冲於此處想已大有柶柄放  
開兩眼光明燦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  
寄身在末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

尙能執鞭弭捧盤盂以從事邦莒之後也注楞嚴經  
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  
和尙然後注經孔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  
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冲  
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  
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  
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爰雖畫圖見示覽  
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  
一豎如何是運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  
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

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  
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覲面未能郵  
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  
規便郵信筆滿紙卽日返擢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  
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

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  
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  
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僖父年踰六  
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

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  
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  
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  
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  
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

省生

知已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  
生今世裁一見耳家邛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  
卽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跼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

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  
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  
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  
而第尤甚柰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  
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  
禹口口說艱說難若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 端明

陽九幸逢江濤難遯入春以來愁病有加吟言唯夢  
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曾企春仲  
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誠家學於

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柄遑羈旅遠違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  
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 清 映 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  
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  
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入旬益歎爲先老先生  
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  
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  
唯硃硃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

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  
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忌并州之意云耳  
况其大乎

施博約卷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  
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  
賞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畧嗣  
聞尊兄禹石門正欲脩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  
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  
賜砭夾襍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

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歎以  
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  
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  
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  
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諭尊兄學問得  
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歿今日任  
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便道過  
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  
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其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  
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憚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第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第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併。相劇切。晷刻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第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

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  
一一昭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  
弟病癯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餘一歎不知何故惟  
有真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  
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心性解數  
篇呈教據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  
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  
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



一二知已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  
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賣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  
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  
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  
以此爲戒者得虎座習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  
散矣虞山旣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  
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排右輓進顯蒙而教之幸甚幸

甚拙著十國春秋專嫉薛居正舊五代史畧爲較讐  
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徹  
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  
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第循  
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  
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俛俛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  
輓以千里之程則第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

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滯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汰一也然而丹徒之鎖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第又流觀竊緩蓮鬢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卽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第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併無髦曠之往來舟車

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求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暇十一年未填溝壑尙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嘗爲灰時將得去者第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灰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叢山夫子米第反覆數四以爲此端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入字挾風霜之又也附名劄劇豈非淡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第意欲刊去之并去臺頭以明易代此

覆甌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  
定菴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第今請更而顯出之  
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  
未能卽歸英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徃涼天  
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薤也

李遜之

爲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歿義生歿  
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  
手盟心昨叙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乎哉憶  
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

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第因遭亂以  
後憂遘夙喪痛浚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  
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  
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  
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  
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旣拙兼之見聞復  
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玄亭一展問字  
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梁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

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整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  
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第切致禱私  
至感至荷

與許百山書

葉方藹

詠卷

黎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  
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  
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  
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纂國權等書又皆剞人  
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間未有者錄一單  
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黎洲先生家盡數抄

寫爲幸 與許西山書

季本晨 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內裨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採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與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北陳歐而見聞所及猶



以疎漏遺訊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  
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  
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  
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  
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  
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  
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  
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法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  
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  
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祚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

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  
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  
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  
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  
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  
天之于忠肅誣其愆愆景帝易儲以吟談定亂之王  
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  
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  
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之訛史彬從亾之謬  
外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証甚悉操觚家似不

可不從而正也更有贗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  
恭宗厓山之帝昷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  
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  
推敲諒先生山君揣摩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  
破舉世疑城卽勅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  
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  
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  
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

史公推薦於黼臬已奉 綸音下渙徵車賁門自宏

刻日趨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丘壑不欲瀾  
跡長安卽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砬太守緘封以  
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  
僅以省志奉結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  
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實  
似豈大雅所尚然第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  
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溶 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  
有餘仰焉第衰後始解讀書蒼葦末年事七八種得  
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頽唐不稱頌颺之意頗  
思刺舴舥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  
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函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  
之才施之魏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  
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  
爲步趨乎第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  
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闡老甲申以

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滋可歎美我鄉自  
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  
其一也從令嗣瑚山寇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  
儒林畧其官闕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  
功經史者第言之非僭也

湯斌

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叢山遺書知吾道  
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詠老案頭得  
讀詩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旣開四方藏書大

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  
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  
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  
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  
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  
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  
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  
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攪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纘密而平實人謀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踈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



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  
忭第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  
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  
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  
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叢  
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  
獎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  
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誦誦如聆欬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涵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

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  
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薰曠私心嚮往愈切嗣  
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  
以英癸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  
八九年矣自嘆三十年辦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  
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  
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寓  
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  
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  
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

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  
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  
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  
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  
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  
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旣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  
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歎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  
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  
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事悲鳴嗷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  
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  
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  
難撓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  
告審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  
文鉅筆闢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  
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柰羈旅京國無從  
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親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  
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  
數十年敬暮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

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几世俗炫耀之詞  
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  
弗棄於門牆之外唯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  
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片引意  
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  
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卽  
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卽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  
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三卽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  
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軒張樓山師旣  
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臯羽之節茹恨黃墟遺  
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  
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  
一二人者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刳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饒之墓石是崧遂  
忍死吾親也崧卽覩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  
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  
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或未知先人本末惟吾先生知之最淡先生而肯惠以言則先人固藉大文以不朽矣此固先人志也崧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爲先生所屏棄也固宜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出處者五十年於茲矣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維崧幸甚先君子亦幸甚一縑將意淡愧輜襲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錢澄之

飲光

第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與禍會東西遊走雖爲饑驅實以遠害自著客隱危苦可知顧望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伯



仲時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雷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  
快如之第質本踈慵既遭黨禍亾命天未閩粵播遷  
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  
古今之故精深博辯當代無兩第實未能窺其涯際  
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徃徃多合讀大作何其  
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海內師表方思  
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  
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  
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田間易學詩學莊屈合話  
以及未刻詩文藁尙多都下諸君子謀爲緩梓但成

一集必得先生序之以行世也敬懇者亾妻方氏以  
乙酉秋殉節於吳江之震澤歸塋已久傳誌缺然誠  
欲得大賢一言以爲不朽耳敝鄉麗邑志書皆不欲  
載惟其言不足信不欲與僞者同傳也往時魏叔子  
許爲之志第見其在吳門有求輒應未免真僞相亂  
故不敢請弟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徼人妄譽哉  
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是重耳舊  
作行畧一藁奇置左右研席之暇宵湯片語爲泉壤  
光乎闡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屬在氣誼之末輒敢  
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亾者

爲不灰矣。旅食蕭然，莫將一敬，遂有非望之求，亦自  
笑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余增遠

若水

自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  
梨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凌夷之日，望之  
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  
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覽揆有頌，余亦附之。詩曰：東  
海儒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畱，正氣忠孝。幹天常松  
栢，擎幽巖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廢爲章。

徐乾學

健菴

乾學束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卽知有忠端公大節凜然崑玉秋霜照耀千古私心恒向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博極羣書深明理學著述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敬聆惇誨而山川緬邈兼爲世網所牽未能一展宿心此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情文肫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壺奧先生過爲獎許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綽有餘榮縱自分

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專真闡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數術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後偉直接鄒魯一派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濤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哉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構思以應台命耳

朱彝尊

錫鬯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余童穉

時卽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卽卅先生詣闕訟寃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搃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讐也旣而偕兩弟讀書譚莪合名士襟契轉征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寃之日除惡難於拔山迨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膾臚率子姓奉祀日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

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願性好聚書傳鈔  
不輟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  
居而借書焉與先生之不我拒也

許三禮 西山

先生當世文獻淵原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時著  
學自天開共值九百六十年嘉會 聖王幸魯表聖  
慮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  
後乃今莫不共知此道上備元亨利貞天德中集皇  
帝王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前古後  
今言理言心說知說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

敬邇自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逢乾素聖南面計至今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師表萬世聖道倡明恰符  
千歲日至應其時而聖系彰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  
生初度齊入十海內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向先生  
而誰歸之哉